

家庭·广瑞路

小爱·大爱

| 一鸿文 |

上次回父母家，父亲说起，老友家有个“天猫精灵”，没事说说话，很是热闹！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看来老人也对新鲜事物感兴趣。凑着清晨空闲，赶忙把“小爱同学”Pro版送去。

对这些小家电小玩意，大人不如孩子钻研。平时，都是丫头在操作。好在不懂可以问度娘！给这“黑小子”接通电源，然后百度搜索使用视频，下载“小爱音箱”APP，按程序连接无线网络，注册好QQ音乐，小爱那亲切可爱的女声就响起来了。教父母如何开关和使用，一切就那么简单，随口一声“小爱同学”，哪怕是无意间说到，她立马乖乖响应，比任何人都听话！请她来段相声，报个天气，来首歌曲……执行力很强，不懂也不勉强，父母亲听得哈哈大笑！从此多个快乐小伙伴！

父亲爱听新闻，试了一下没问题，父亲很高兴，说下回不用老看手机了，眼睛实在太累。母亲爱听越剧，我从小耳闻目染，也知晓了袁雪芬、徐玉兰、尹桂芳、戚雅仙、王文娟等

十大流派，尤其喜欢尹桂芳一派，包括传人赵志刚，特点是委婉深沉，纯朴隽永，吐字清晰，中低音特别丰富，慢板优美舒展耐人寻味，具有典型的以柔为主、柔中寓刚的风格。一开始，让小爱同学播放越剧《红楼梦》，她找不到，大概范围太广，指向不明确；后来说播放赵志刚唱的越剧，名段《盘妻索妻·洞房》应声响起，音量可大可小，效果真心不错。

有了她，家里多了人气，问这问那不嫌烦，点这点那随口唱。有了她，父母说话多个伴，有事没事唠个嗑，丰富见闻享受音乐。智能化走进家庭，让老人更有乐趣。这也说明，老人需要陪伴。机器再好，不能完全替代。想当年大学毕业，左思右量还是回锡工作，想着也是能与父母靠得近，照顾得上。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今年新年有点特别，按照防疫要求尽量不离锡，客观上影响了很多回家探亲的步伐。父母近在身边，更应该珍惜相聚。小爱终是小爱，子女看望与陪伴才是真爱。

情趣·健康桥

春节赏兰花

| 蒋森度文 |

今年春节，我养的兰花开了。

真没想到，我连普通的花卉都说不准名称的，居然养出高贵的兰花。开头还以为是养了一盆只长叶、不开花的盆栽花而已，放在阳台的一边冷落它。兰花开了，我请人帮忙在手机中下载“形色”，点对对准它一照，定格拍下，屏上跳出“墨兰”二字，哈，梦里寻他千百度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新年快乐，春节吉祥！大家见面，笑容满面，互相说着吉语，送上情义。而我家的快乐吉祥就具体了，有珍贵的墨兰春节相伴！此时心里冒出一个主意：欣赏它，不能过分地凑近，也别招呼好多人来赏花，惊动了它，就是糟蹋了高雅的氛围。

亲手种养的墨兰，亲切感是从绿叶细枝和花朵中生发出来的。墨兰种在普通的花盆中，盈尺的剑状叶片，自由散漫。到了年末，绿叶中终于有了动静，次第透出三个褐色的嫩芽，几个星期后，嫩芽似邻家姑娘，仿佛几天不看就出落成俏模样。芽成花枝和绿叶齐肩，枝条上爆出米粒状的花蕾，此时，花枝加速上蹿，超过叶片，花蕾萌动，和梅花先花后叶开放相反，叶先展开，慢慢地，娇答答的花蕊终露“初容”。像新娘出嫁前上轿，一个“慢”姿态，概括了新娘的全部心态。

好不容易等来墨兰全开。啊，美丽的花容！因为罕见，禁不住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花

似人们惊叹后突出“长舌”，玉色的“舌面”，方正厚实，并不呆板，花面轻轻向后卷起，灵巧中显出俏皮。花面上有两排突出的殷殷红点，舌根部还有两个红点，画龙点睛。花枝上生出十三支小枝，举着花朵。小花枝连接主杆处的“臂弯”处，挂上亮晶晶的“小水滴”，触摸后才知是无色黏液，定是时时输送给花瓣的营养液体，让花瓣始终保持着滋润、饱满、鲜活的状态。围着花的四周，五张长条形叶片围护着，褐色叶片上布有加黑的五根细线条，犹如印刷花布设计中的款式，处处细节，都有谋划，拥护兰花的叶片不是固定的栅栏，五叶自由弯曲，各尽其妙，如艺术表演，围绕兰花“手舞足蹈”烘托着，把每朵兰花的美妙，放进微型的艺术殿堂。这就是我的墨兰！

陶醉在赏华中，不能自拔，在墨兰旁边退后几步，又见另一番景象。兰花叶俨然似庄重的一丛母叶，从容沉着，稳如绿色世界，静如大山深处。花枝，花叶，通体褐色，准确地说，是黑色中带红色。为什么命名为墨兰？墨为暗色，不求灿烂自有芬芳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

美是神秘的，春节开放的墨兰是神秘的。今年春节，我和身边的墨兰，时时互看。朋友问我，如何养得，我忽悠说这是秘密，但又紧跟了一句真情实话：爱花吧，这会改变平庸的生活，让你的生活富有情趣！

世家·鹿顶山

正月里的一场乡宴

| 孙能涵文 |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烟花和鞭炮已经在细雨之中归于沉寂，天空加上了一层湿漉漉的背景色，原野也准备了软湿的泥土，期待着那个与节日同名的季节的到来。

这一天总是属于四处奔波，仅仅依靠着记忆中的路线，穿过那些曾经的田野，在逐渐耸立起来的高楼之间寻找着乡村巷子，向着庞大家系里的亲眷们致以新年问候。热烈的问候与亲切的寒暄，品尝着小碗里漂浮的红枣，再把那个薄薄的红包偷偷塞进口袋，一次小小的仪式也就此完成。

对于拜访的对象，其实没有多少清晰的概念，需要长辈提示才能够些许地理解复杂的亲属关系。不过在这样的气氛里，这小小的冒犯也显得无足轻重。

就这样到了旅途的终点，木板门与门前的空场，与记忆中的新年时光很相似。试着用不熟练的家乡话和亲戚们大声地闲扯，向着栅栏对面的大狗致以祝福，站在村头的石桥上眺望地平线上展开的原野，悠闲地做完了这些之后，便是等待筵席的开始。

筵席的准备已经接近完成。空场上留下的水迹，是之前清洗碗筷的痕迹。墙边支着的圆台，是布置席次之后的剩余物品。还有那个在空场上最为显眼的机器，四方形的大型蒸笼，因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筵席而痕迹累累，此时此刻正在散布着氤氲的蒸气。

我不清楚他们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价钱怎样以及怎么联系，总而言之他们出现在了这里，为乡村人家的大家庭做上了一顿结实实的大饭。私下里的想象，把这些行走于乡村的厨师们加上了不少浪漫主义色彩。

走进表演的后台，大师傅们正举着炒勺，把大盆里装着的牛肉片装成小盘，举手之间颇有一种古时好汉的江湖气概。妇人们忙着把装盘的冷菜放进托盘，走进走出。他们彼此间不说什么言语，却好像有一种默契隐藏于其

间，如同规整的流水线或是精致的发条机器那样，对于工作早就看做是某种行云流水一般的事情。

决定好席位，在因为塞满了圆台而变得狭窄的空间里一一落座，在兴高采烈交谈着的间隙里，注意到一次性桌布和桌子中央的旋转台。八色冷盘，菜色安排似乎遵循着某个长久以来的标准，也就是说，和以前在相似场合吃到的基本一致。行业的传统准则，或者仅仅是习惯？

随便地举杯庆祝之后，各人心照不宣，动起了筷子。冷盘很快都进了肚子，每场宴席从不缺席的清蒸鱼、虾，保持传统的红烧黄鳝和清炒虾仁，已经好久没见过的香酥鸭，某个时候开始流行的小牛排和海蟹，压轴大菜的鱼汤和红烧蹄髈，菜色源源不断，上菜的速度远远地超越了口舌的速度。各种形状的盘子就这样在桌子上垒成了堡垒。

筵席仍然继续。早就放弃了去统计菜肴，因为丰盛的程度远远超出想象。“若是在饭店里这一顿看来价格不菲”，每个人都转着这么个念头，不过对价钱的探究也就仅止于此。

最后总归是红汤面 and 水果，亲亲眷眷再围在桌边把话题结束，饮干杯中的残酒，就纷纷离席而去。

那些准备了这筵席的人们就从幕后现身，扛着大盆，把桌上的每一道剩菜分门别类倾倒进去。收齐碗筷，揭走桌布，把混乱收走，留下酒足饭饱的愉悦氛围。

人们正试着把门前屋后满满当当停着的车辆开走，一辆车旁边有四五位负责观测与指挥。大屋前边却分出一片空地，排开来的大盆里，碗筷在水中浮浮沉沉，妇人们在清洗着。结束了忙碌的大厨站在门边显得无所事事，面前是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一辆小卡车，饱经风霜。

再过一会，这个团体的所有家当，碗筷大盘，方凳圆台，就会规整地搬上车，连带着大厨们一起走出弯弯绕绕的乡村小路，留下一个属于正月初一的记忆。



报春

插图 戎锋